



大破天險狼牙洞

史 超 著  
汪 德 榮

中国 电影 出版 社

电 影 文 学 剧 本

洞 牙 狼 險 天 波

史 超 編 劇  
汪 捷

## 内 容 說 明

解放战争末期，解放大軍进入西南，主力直攻成都。解放軍某团周团长的警卫員田冬生被任命为班长，率领一个班的战士駐守在新解放的一个县城中。当地潜伏的匪徒吳济天等此时乘机蠢动，田冬生率领战士与这股匪徒进行战斗，当地受过吳济天毒害的群众方有志等也参加了对吳济天的斗争。后来周团长率领部队回到县城击潰吳济天匪帮的进攻，并进一步追踪至吳济天等匪徒匿藏的天險狼牙洞，全部歼灭了这股匪徒。这个剧本較细致地描写了这场曲折惊险的战斗，并描写了当地受过匪徒毒害或欺騙的方有志、周庆福等人的觉醒，表现了当地群众对人民解放軍日益亲密的关系。

## 大 破 天 險 狼 牙 洞

史 超 編 劇  
汪 德 榮

\*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西單舍飯寺12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39号

北 京 外 文 印 刷 厂 印 刷      新 华 書 店 发 行

\*

开本787×1092公厘  $\frac{1}{36}$  · 印张  $1\frac{5}{6}$  字数54,000

1958年9月第1版

195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数印1—7,500册      定价：0.18元

統一書号：10061·99

—

解放軍的步兵、炮兵、騎兵的行列，沿着盤旋在險峻山巒上的公路，象一股鐵流似的向前推進，塵土飛揚。汽車馬達聲、馬蹄聲和腳步聲混成一種雄壯的音樂。榴彈炮的炮筒上貼着“解放大西南，拯救西南的人民”的標語。

在公路一側的陡坡上，有幾個騎着馬的軍官立在那裏，向遠處了望。一個軍官問：“怎麼還未來？”

“那不是嗎！”一個肤色發褐、飽經風霜的中年人說。他是解放軍某師周團長，騎在一匹白色發着亮光的馬上，用手指向公路。

大家都朝周團長所指的方向看去。

遠遠地，一個名叫田冬生的戰士騎着枣紅色的馬，順着公路飛奔而來。

“橋叫敵人破壞了！”

“糟糕！田冬生沒發覺！”

“他，沒關係！”周團長說，自信地微笑着。

他們說話之間，田冬生已到了斷橋邊。只見他把繩繩一提，馬猛地竄起，四蹄騰空，從行進在橋下的部队的头上越过，落在對面，繼續跑起來。

“好樣的警衛員！”

“上級命令我們團留下一個連駐防，我準備叫田冬生到下面去鍛煉。”

“可惜！”參謀長說。

“好鋼是錘出來的。”周團長率眾人下了陡坡，馳到公路上。

田冬生跑到周团长的面前。他的身材不高不矮、非常结实。他以极轻快明确的语调向周团长报告：“您的命令送给了张连长。他说遵照命令，留下驻防。”

周团长以玩笑的口吻问：“就说这些吗？”

田冬生笑了：“遵照您的命令，任命我为二营五连九班班长。”

“从我个人来说，我是不愿意放你去的，但是……去的好，去的好……”周团长一边走一边从口袋上拔出一只黑杆钢笔，递给田冬生：“送给你，留个纪念吧！”

田冬生接过钢笔，珍重地拿在手中。

突然，一群乌鸦聒噪着从头上飞过。

周团长顺着声音用目追踪过去：在山脚下，有一个大土坑，上百的乌鸦围着土坑飞上飞下，“嘎嘎”的可怕地叫着。

周团长纵马跑下坡去，众人紧紧跟随。来到土坑前，土坑是新挖的，里面活埋了很多人。一个满脸积着泥土和血污的人，在土里蠕动，看样子，他拼命想挣扎出来。周团长一到，乌鸦喧闹着飞起。田冬生跑过去，跳下马把正在蠕动的人从土里刨出来。

“大概是敌人撤退前活埋的人！”参谋长说。

周团长脸色严峻，愤怒、阴沉地注视着土坑。

“怎么样？”参谋长问田冬生。

“出气还好。”

“你把他带到连部，请人好好给治治！”周团长吩咐。

“是！”

田冬生走向警卫员小朱，周团长把他叫住。

“你过来！”

田冬生走近周团长。

“成都聚集了几十万敌人，咱们大部队去打成都，这四个县就留你们一个连驻防，你可别吊而啷当的！”

“首长放心吧！没事！咱们进军西南，那兒是打仗，簡直是急

行軍嘛！”田冬生不在乎地說。

“嗨！嗨！該我們睡大覺啦是吧？”

“成都都叫咱們圍上啦！打下成都，全國就完全解放啦……”

“田冬生！”田冬生正說的得意，被周團長打斷了。他態度嚴肅，用責斥的口吻指着活埋的人說：“敵人正規軍未從這兒過，是誰埋的他們？地面上還埋伏着敵人！田冬生，這裡的封建勢力特別強大，蔣介石退到這裡，想把這當做反攻的根據地，地主惡霸地痞流氓他都訓練了一遍。你注意些吧，別讓勝利把你沖得不知東南西北！”

“是！首長！”田冬生態度也嚴肅起來。他遲疑了一會問：“首長，你們什麼時候回來？”

“一個月，兩個月，上級什麼時候叫轉來就轉來！……去吧！”

田冬生敬了禮，把馬、武器和文件囊交給警衛員小朱。他走了兩步，又返回來。

“不願去嗎？”周團長問。

田冬生笑了笑，走到小朱身邊，悄悄囑咐他說：“晚上別給他茶喝，他有失眠的病。他說你，你笑笑就算了。打仗的時候茶泡得越濃越好。”說罷，伸出大拇指，嘴唇向周團長那方努了努，然後友好的向小朱一笑。

周團長似乎會意他們在說什麼，於是說：“你這師父又傳授什麼？”

田冬生一笑，走到負傷人的面前，目送着周團長走遠後，將負傷的人背在自己的身上。

## 二

一片積水的窪地。水里長着一排排雜亂不堪的樹條。田冬生背着負傷的人，臉上冒着汗，混身泥污。他喘着氣，在沒過小腿深的污水和泥漿中，困難地拔動着步子，樹條不時地扯住他的衣服。

負傷的人軟癱地趴在田冬生身上，臉色蒼白；眯着眼睛，喃喃地說：“他占了我的田、毒打我……我躲到路邊，想砸死他……唉！石頭砸在橋杆上了……他把我送到縣城坐大牢……噁啣！……”

“你別講話啦！”田冬生勸他。

過了一會，負傷的人又斷斷續續激動地說：“你們快來前，他的管家又到縣里，叫把我弄死……哎……”他痛叫了一聲，頭猛地垂下來，緊貼在田冬生的肩上。

田冬生急忙把他放在一塊露出水面的稀泥灘上，扶他背靠着樹，搖晃他：“老乡！老乡！”

負傷的人雙目緊閉，口里吐着白沫。

田冬生解下瓷碗，從水壺里倒了些水喂他。

負傷的人微有些甦醒過來，昏迷地說：“我叫方有志……告訴我老婆素珍，記住仇……別忘了他……他……”

“他是誰？”田冬生問。

“大地主！”

“狗雜種！”田冬生氣得把碗摔在稀泥上。“老乡，咱們大部隊回來，土改的時候，給他算個總賬！”

“他勢力很大，蔣介石都親筆給他寫過信……”方有志微微睜開眼睛，困難地喘着氣。

“蔣介石他本人又怎麼樣？頭破血流跑到台灣去了！他手下的蝦兵蟹將算個屁！他叫什麼？”

“百姓稱呼他吳八太爺，名字叫吳濟天。”

### 三

樓上。一間小巧玲瓏古色古香的書室。屋四角挂着八盞大宮燈，照得滿屋通明。

一群人圍在一張別致的圓檯木桌旁，桌的四周雕刻了花朵的圖案。

上首，坐着吳濟天。他穿着一件綢棉袍，約有五十上下年紀；

由于保养得好，体态十分丰满，面色红润，头顶闪闪发亮，额头上有几条细微的皱纹，说话声音十分宏亮。

“我是不相信命运的。”吴济天说，他的话被丫环送茶打断了。恭立在他背后的仆人（他背后老是有两个仆人在侍候），把茶接过，放在他的面前。他接着说，“十八年前，我在江西剿共，有一天我的参谋长算了一卦，说：‘旅长，明晨袭击共军，必获全胜。’结果吃了大败仗，我胸部也受了重伤。这次我在省城受训，又有人说：蒋家气数已尽；”他摇摇头，露出鄙夷的样子。“可是杜鲁门的气数正旺啊！”他得意地笑了一声。

“八太爷，你在游击干部训练班听讲，蒋总统怎么说？”问话的是吴济天亲戚爪牙，当地有名的惯匪焦五，外号人称草上飞。他长得粗壮高大，一脸烟气；身穿黑色缎子棉袄棉裤，敞着怀，露出雪白的内衣。内衣上扎一淡青色丝质宽腰带，丝穗搭在袄襟之下，腰带两侧各插一支匣子枪。他坐在吴济天的下首。

“总统亲自策划西南成立四个游击根据地，我们云雾山区即是其一。”

在圆桌其他两面，坐着五、六个地主、道会门打扮的人，其中一个胖子问道：“我们已听得传说，云雾山区吴公你为领袖，但不知吴公如何奉行总统手制的西南游击战争计划？”

吴济天胸有成竹地、威严地咳嗽了一声，说道：“一句话：积蓄力量，待机而动。”

焦五站起来，衣服向两边一撩，说道：“八太爷，我们的力量要好大就好大！您八太爷到省城去了一个月，我把百姓赶鸭子似的赶了来，操练了他妈一个遍。八太爷，您愿意瞧个热闹吗？”

吴济天沉吟了一下，微把头一点，说道：“好吧！”

一见吴济天点头，焦五兴高采烈，顺手拔出腰间的枪，跑到走廊上，对空放了三枪；然后蹬着栏杆，叉着腰向下观看。不一会，四周锣声急起，他翻身入内，得意地扯着大嗓门喊道：“八太爷！”

吴济天站起，跟班的仆人替他披上大衣。他一面向外走，一面



微微把手一伸：“諸位！請！”他首先走上走廊，大家依次跟随出去。

这时，远近一片鑼声，成百的火把亮光在移动，向庄外的打谷場聚集。

打谷場上人群在騷动。每个人手持一个竹制火把。有的人衣服尙未穿好，将火把递给邻人，忙着穿戴；有的搓揉着睡眼；有的頓着脚，哈气取暖。

“半夜三更！唉！”一个年青人对他旁边一个六十多岁、嘴上长着黃白鬍鬚、名叫周庆福的說。

“唉！……”周庆福叹着气，咳嗽着。他冻得混身发抖，火把夾在腋下，抄着手。

吳济天手下两个跟班的走过来。一个名叫肖啓魁，又高又胖，一脸橫肉；另一个是个小老头，名叫灶神爷，小鼻子小眼睛，臉膛上老是笑迷迷的。他倆头上纏着白布，身扎腰带，匣子枪吊在屁股后面甩动着。他走了过来。嘴里不干不淨地罵着，推这拉那，将队伍整理好。

焦五見吳济天目不轉睛地看着打谷場上一排排逐渐变得整齐的火把光亮，不住摸眉毛，以为吳济天十分滿意，定要夸奖他。于是他拍着前胸，翹着大拇指，得意忘形地說道：“八太爷，不是我草上飞吹大話，凭我手下的一帮弟兄，再率着这帮人馬，管叫他共产党有来无去。”

“不是你那几个人可成事的！”吳济天微微搖着头，意味深长地說，声調很緩慢。

焦五碰了一鼻子灰，显得很沒趣。他无精打采，把枪插回腰間，呆望着吳济天，有声无气的說：“那得等到我們嘍气！”

胖子同情地看了焦五一眼，說道：“是啊！蔣总统原计划在西南苦撐两年，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沒想到只两个月就送了終，現在共軍云集成都，我省空虛……”

吳济天打断了胖子的話：“这正給我們一个喘息准备的机

会。”

“我的看法，趁成都会战的机会，吳公，动手是宜速不宜迟啊！”

“不！不！我要高臥朝阳，靜观时局变化。諸位，对付共产党，我們要煽起几十万几百万人才行啊！王敬忠！”

站立一旁侍候的王敬忠听见喊叫，忙趨身向前。他約有五十上下年紀，矮小干癯，光头，穿着长袍。

“狼牙洞，布置好了嗎？”

“回八太爷，您到省城去后，就向里屯粮。”王敬忠必恭必敬地回答。

“嗯！狼牙洞是我們的保險庫，多加留意！”

“是！八太爷！”

“共軍正在筹粮，要煽动百姓抗拒。……嗯……将那些能坏事的家伙也清一清，把他們……”吳济天抹了一下眉毛，然后用手指一彈。

#### 四

一間破爛的茅草屋里，挤着男男女女十几个人。

一个年老的妇女說：“素珍，这乱世，你一个女人家，怎能上城里跑？”

“县城打开十好几天啦，有志沒見回来，是死是活，我总得探个清楚呀！”素珍說。她立在灶前，一鏟鏟把炒好的苞谷装进竹籃。灶上一盞清油灯不死不活的燃着。微弱的灯光照在她的脸上。虽然她才只有二十五岁，但由于受尽生活的折磨，呈现出未老先衰的样子。可是她干脆利索的动作和鼻旁的两条紋路，使人能立刻觉察到她坚强的性格。

“老天爷长着眼睛，善人总有善报。”周庆福劝慰素珍。

“素珍，你看誰来啦！”一个細高身材的农民，兴高采烈地叫起来。

素珍扭头一看，門旁站着有志。她尖叫了一声：“有志！”她張开了手呆住了、鏟子掉在地上。

周庆福惊喜地站起来。大家紛紛向方有志打招呼。

“素珍！”方有志擲下背在身上的口袋，走到她的前面。

二人长久对視着。

“你还在世啊！”她的眼泪拥出来。过了一会，忽然想起周庆福还在場，她忙擦了擦泪，推了推方有志說：“給周大叔磕头吧！这二年沒有他老人家照顧，我早被人家欺侮死了。”

方有志剛想下跪，周庆福忙把他攔住，說：“提那干什么！你平安回来就好！”他打量着方有志深陷的眼窩，蒼白飢餓的面孔，繼續問：“你跑出来的嗎？”

“吳八叫县里把我活埋了，是解放軍把我救下的。他們給我治好了伤，还发給我……”他指着擲在地上的那口袋粮食。

“造孽！造孽！……唉！”周庆福点着头叹息着。“有志，你別嫌我人老嘴貧，俗話說：貧不与富敌，賤不与貴爭。三县的地面都是他吳家的，我們穷人怎能惹得起？你关进大牢后，素珍还不是被弄到他家，白干了一年活！眼前胜败还不曉得在那一家，以后見到吳家人，多賠小心才好。”

有人附和着說：“有志，你吃亏都吃到你那个火性子上，咱們人穷，惹不起，就躲着点。”

他們說話間，素珍鏟开堆在灶旁的一堆灰，露出一块木板。掀起木板，下面是一个洞。她跳到洞里，从洞里取出一件破棉袄，披在方有志身上。她站在他身旁，爱怜地瞅着他。

“大叔，天也有变的时候。我回来，田班长叫我对大家說，天下是咱們穷人的了，誰再敢欺侮咱們，他們就不答应。”方有志激动地說。“以后他吳八……”

“通”地一声响，門被踢开，闖进来三个人。为首的是王敬忠，后面跟着肖啓魁和灶神爷。

“畜牲！你背后想造反！”王敬忠进得了門，逼向前来。及至

到了方有志跟前。認出是方有志，吃惊地叫了一声：“啊哈！你还没有死！”

方有志开始有些畏怯，接着迎上去，冷笑着說：“不知誰死哩！”

周庆福急忙插到二人中間，劝解說：“有志，还不問候八太爷！大管家，他剛才还提到八太爷对他的恩典呢！”

王敬忠不屑一理地把周庆福推到一旁，凶狠地指着方有志：“你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今天你总算活到头了吧！”

“王敬忠，你別太凶了吧！”

“嗨！嗨！”王敬忠叫了两声。“畜牲！解放軍一来，你的腰杆就硬了，別得意吧！来！給我抓起！”

素珍扑上前，說道：“你們的心也太狠啦！有志……”

王敬忠轉过身去。

周庆福哀求道：“管家，高抬貴手吧！过去他……”

“你們兩人！抓呀！”

肖啓魁一步跨上去，扭住方有志。方有志掙开，向后倒退。肖啓魁紧随着又将他扭住。素珍跑过去，抓住肖啓魁的胳膊，死拉活扯就是拉不开。周庆福和其他一些人也从中劝架。到后来素珍急了，照肖啓魁的胳膊上咬了一口，肖啓魁疼的松了手，把素珍打倒在地。

方有志趁这个机会，准备逃出門去，但門被王敬忠挡住。这时灶神爷走向方有志。方有志急中生智，拿起剛才素珍盛苞谷花的竹籃向灶神爷头上扣去，恰恰套个正着，苞谷花順着灶神爷的身上撒下来，落了一地。灶神爷吓得惊叫了一声，頂着竹籃，呆在那里。方有志趁空跑至后窗，拉掉用树枝編的窗櫺，跨上窗台。

“打死他！”王敬忠喊叫。

肖啓魁掏出枪，正欲开枪，素珍从地上掙扎起来，跑到窗前，以身遮住方有志。

“快跑！”素珍叫。

枪响了，子彈打在素珍身上。素珍勉强支持着，側着身子向窗外看了看，見方有志已跑掉，脸上微露笑容，倒在地上。

王敬忠照灶神爷后脑勺打了一巴掌，非常气恼地向他揮手。

肖啓魁跳出窗外，灶神爷蹬着窗台几次都沒跨上去，他象夾尾巴狗似的縮着头从門跑出去。

周庆福等人去攙扶素珍，被王敬忠用脚踢开。

“你們听着！”王敬忠大吼一声，可是他又把气向下压了压，換上一付笑脸。“解放軍向你們要粮，我先露个风給你們，他們可不象原先县政府，一年只要两次，他們十次八次向你們要。”

“我們也按老規矩交他們。”有群众說。

“哼！你繳一次，他們就逼你繳第二次。一次不繳，就用火烧！”王敬忠說。

“那怎么办？”

“有八太爷給你們扛着。解放軍的队伍在成都都叫蔣总统打光了，在咱們城里駐的那个班，能站得住嗎？”王敬忠說得有声有色。

“八太爷要不要我們繳粮？”

“不要！”王敬忠回答得很干脆。“八太爷說啦，你們把粮食先送到狼牙洞，他替你們保存，解放軍打光了，发还你們。”

群众你看我，我看你。

灶神爷跑回来，气喘喘地說：“逮到了！”他說話的鼻音很重。

群众騷动，素珍想爬起来。

王敬忠走到門口，声音低沉地威胁說：“共产党长着两只脚拔腿就能走；你我是根不动，土不移的，誰敢違背八太爷的話，可別怪……哼！王敬忠用手指朝群众狠狠地点着，回身走掉。

## 五

在城边上。田冬生和他那一班人在背石头、修碉堡。

田冬生和一个长得又高又壮的汉子在一起，这人叫朱大鋼，他俩抬着一块条石，到了地方，从肩上取下槓子。

“朱大鋼，休息一会！”田冬生說，坐在一堆石头上。

“班长，就咱一个班守这个城，不快修起碉堡来，万一有个情况……”朱大鋼說，語气十分慎重、謙恭。

田冬生笑着說：“你人大可心眼小。大江大海都过来了，河沟里还能翻得了船？……走，咱俩找吳八催粮去！”說着穿上棉衣，把枪向肩上一背，对迎面背着一块約有二三百斤重的石头、长得胖呼呼的战士說：“喂！大力士，你招呼一下，我們有事去。”

朱大鋼已經穿好了衣服，拿起了枪。田冬生拍了拍他：“咱們順路到方有志家看看，他走了一个月啦，也沒給咱来信。”

## 六

方有志的茅屋，素珍盖着棉被，半臥在床上。田冬生和朱大鋼坐在桌旁。周庆福在鍋台下烧开水。

“……有志剛回来，就被吳八派人抓走了……”素珍低垂着眼睛。

“这狗东西！”田冬生跳了起来，激动地說：“大嫂，別难过，我倆正好找吳八去催粮，我們把他逮住，交給县政府，叫他送出老方来！”

“他們把有志吊打得不成人样了。”素珍哭着說。“听說三天前又把他扔进了水牢，怕不行啦……”

周庆福叹着气。

“万一有个好歹，叫他吳八偿命！”田冬生安慰素珍：“朱大鋼，走吧！”

“見不到吳八的面，怎么办？”朱大鋼說。

“他在家。”素珍欠起身子問周庆福。“你不是說，今天看見他家来了好多客人？”

周庆福非常含糊地应了一声，心中十分駭怕。

“我們前后去过多少次啦，管家老是攔住我們，說他不在家。”朱大綱又說。

“他是应付你們，”素珍掙扎着下了床。“我給你們說條道。”

周庆福連声咳嗽，用眼暗示素珍，不讓她說。

素珍沒有理睬周庆福，从針綫筐子里摸出一把剪子，一面在地上画，一面說：“你們要是能把看大門的人騙住，左手有个月亮門，照直进去，別拐弯。快到頂头，就看見有座画了朵牡丹的墻。你照着牡丹花用劲推。那不是墻，是地道的暗門。鑽过去，就到吳八的后花园……”

“这条路，有人看守沒有？”田冬生問。

“是条暗道，沒有。”素珍說。她在画的花园位置中間点了一下，“吳八的客厅就在这楼上。”

“太好啦！”田冬生兴奋地拍了一下腿。“大嫂，等我們把吳八逮着，来請你。”

周庆福端着两碗开水送过来，心情極端矛盾，但终于吞吞吐吐說：“你們……人……少……別去吧！”他的手顫抖着，水洒出碗外。

“班长，多帶几个人再去吧！”朱大綱說：

“他能把解放军怎么样！”田冬生自信地說。“走吧，別錯過这个机会！”

## 七

吳济天庄院的大門前。

肖啓魁帶着假笑对田冬生和朱大綱說：“今天吳先生又沒在家。”他假意地伸出手，向里讓。“請里面坐！”

田冬生拉了拉朱大綱的衣角，向朱大綱示意。

朱大綱故意大发脾气：“今天公粮非繳不可，你們不能推来推去！”

田冬生跟着說：“吳先生在內院。”

“絕沒有！”肖啓魁回絕得十分干脆，态度非常強硬。

“你陪我們去看看！”

“可以！”肖啓魁傲慢地拉着長腔調，隨後唧唧噥噥地罵着：“大白天活見鬼！”

“大綱，你去，我在這等！”田冬生故意提高嗓門，說着坐在大門旁的石獅子上的。

肖啓魁鄙視地瞟了他一眼，和朱大綱走進里院。

田冬生迅速進了大門。在左首，有一月亮門，他閃身進去，順着甬道一直走，快到盡頭處，果見牆上畫着一朵大牡丹，但壁上并無縫隙。田冬生按照素珍所說，用力推去，吱地一聲響，牆上閃開了一扇門。他回頭望望沒人看見，就走下地道。地道里黑暗異常，但沒走多遠，就到了頂頭。他用力一推，牆上又閃出一扇門。他走出去。眼前出現了一座花園。花園正中有一座小樓。他靠過去。一陣男人的粗野笑聲從樓上傳下來。

“今天你還上那裏躲？”田冬生得意地自言自語。於是輕輕打開客廳紅綠玻璃門，走進去。

樓梯的最後一級上，坐着一個大漢，滿臉鬍鬚，努着大厚嘴唇，他把匣子槍拄在腿上，瞌睡正濃。田冬生悄悄經過他身邊，爬上樓梯。

到了樓上，田冬生剛想再向里間書室走，忽然傳出吳濟天的聲音：

“時機到了，老百姓在抗糧的口號下，已經跟着我們走……”

田冬生一听，十分震驚，停下了腳步。

屋裡又傳出吳濟天的聲音：

“各地反共部隊已經進攻，我們也得迅速行動，不然地面就被別人搶去了。我決定：明天拂曉，同時向預定的五個縣城進攻，占領後，迅速向四周擴展……”

田冬生聽至此處，再也沉不住氣，撒腿就向樓下跑，撞着了坐



在楼梯上打瞌睡的大汉。大汉从楼梯上滚下来。

田冬生冲至大門，遇見了朱大綱。朱大綱帶着嘲笑的神氣同肖啓魁走過來。肖啓魁一臉怒氣。

田冬生拉起朱大綱就跑。朱大綱有些茫然不解。

肖啓魁莫名其妙地看着他們的背影。

## 八

吳濟天站在書室中央，心中十分氣憤，惱怒地對肖啓魁大罵。

“你這廢物！你這混蛋！你這蠢才！雁啄瞎了你的眼！”他越罵聲音越大，罵了一陣之後，茫無目的地邁着小碎步走了幾圈，看一下這個人的臉，瞟一下那個人臉。散在書室四周的一群惡霸地主、流氓、道會門頭子，一個個面面相覷，呆若木鷄。王敬忠在吳濟天背後，惡狠狠地瞪着肖啓魁。

吳濟天突然停下，叫道：“焦五，改變計劃，立刻……就近處的先占領再說！”

焦五得意的將袖子一卷！說道：“沒得問題，我弟兄隨時都現成！”

“去吧！先割斷他們的通訊聯絡！”吳濟天向草上飛一點頭，忽地對肖啓魁又惡狠狠地罵了一句：“飯桶，膿包！”

肖啓魁低著頭躬著腰，連氣也不敢喘。

## 九

田冬生、朱大綱進了縣城，匆忙從人群中穿過，跑到駐地。進了屋，田冬生就抓起電話機的把柄搖起來，連連喊叫：“總機！總機！接連部！”並不斷的死勁吹著耳機。耳機一點聲音也沒有。槍聲突然響起了，田冬生扔下耳機，跑出門，上了房。他向外一看，敵人黑鴉鴉一片！由遠方向縣城湧來。他對房下的朱大綱叫道：

“你帶半個班，掩護縣政府撤退！”

“你——”朱大綱想讓班長走，自己留下。